



◆ 以正史为经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唐史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以正史为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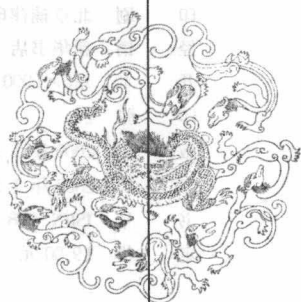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唐史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演义 / 蔡东藩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蔡东藩历史演义)

ISBN 978-7-204-09807-1

I. 唐…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738 号

蔡东藩历史演义

唐史演义

蔡东藩 著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7-1/I·2096

定 价 1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并 列 出 人 告 紫 内

蔡東藩歷史演義·唐史演義

目 錄

自 序		1
第 一 回	溯龍興開編談將種 選蛾眉侍宴賺唐公	2
第 二 回	定秘計誘殺副留守 聯外助自號大將軍	5
第 三 回	攻霍邑陣斬宋老生 入長安擁立代王侑	8
第 四 回	記艷聞李郎遇俠 禪帝位唐祚開基	11
第 五 回	李密敗績入關中 秦王出奇平隴右	15
第 六 回	盛彥師設伏斃叛徒 竇建德興兵誅逆賊	18
第 七 回	啖人肉烹食段欽使 討亂酋擊走劉武周	21
第 八 回	河朔修和還舊俘 鄭兵戰敗保孤城	24
第 九 回	擒渠豸敵耀武東都 奏凱還朝獻俘太廟	27
第 十 回	下江東梁蕭銑亡國 戰洛南劉黑闥喪師	30
第十一回	唐太子發兵平山左 李大使乘勝下丹陽	32
第十二回	誅文幹傳首長安 却顏利修和突厥	35
第十三回	玄武門同胞受刃 廬江王謀反被誅	38
第十四回	納弟婦東宮渎倫 盟胡虜便橋申約	40
第十五回	偃武修文君臣論治 易和為戰將帥揚鑲	42

第十六回	获渠魁扫平东突厥 统雄师深入吐谷浑	46
第十七回	长孙后临终箴主阙 武媚娘奉召沐皇恩	49
第十八回	灭高昌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击败薛延陀	53
第十九回	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	56
第二十回	易东宫亲授御训 征高丽连破敌锋	60
第二十一回	东略无功全军归国 北荒尽服群酋入朝	64
第二十二回	使天竺调兵擒叛酋 征龟兹入穴虏名王	68
第二十三回	出娇娃英主升遐 逞奸情帝女谋变	71
第二十四回	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	74
第二十五回	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遣大军擒归沙钵罗	78
第二十六回	许敬宗构陷三家 刘仁轨荡平百济	82
第二十七回	发三箭薛礼定天山 统六师李勣灭高丽	85
第二十八回	伐西羌连番败绩 易东宫两次蒙冤	89
第二十九回	裴总管出师屡捷 唐高宗得病告终	93
第三十回	被废立庐陵王坐徙 违良策徐敬业败亡	97
第三十一回	敕告密滥用严刑 谋匡复构成大祸	101
第三十二回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105
第三十三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稔恶受诛	109
第三十四回	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113
第三十五回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117
第三十六回	证冤狱张说辨诬 诛淫竖中宗复位	121
第三十七回	通三思正宫纵欲 窜五王内使行凶	125

第三十八回	诛首恶太子兴兵 狎文臣上官恃宠	129
第三十九回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133
第四十回	讨韦氏扫清宿秽 平譙王骈戮叛徒	137
第四十一回	应星变睿宗禅位 泄逆谋公主杀身	141
第四十二回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破强虏王峻立奇功	144
第四十三回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阅边防文臣平叛虏	148
第四十四回	信妾言皇后被废 丛敌怨节使遭戕	152
第四十五回	张守珪诱番得虏首 李林甫毒计害储君	155
第四十六回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160
第四十七回	梅悴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163
第四十八回	洗禄儿中冓貽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167
第四十九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171
第五十回	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	176
第五十一回	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殒命	179
第五十二回	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	182
第五十三回	结君心欢昵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	186
第五十四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188
第五十五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191
第五十六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193
第五十七回	迁上皇阉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	196
第五十八回	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	198
第五十九回	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	202

第 六 十 回	人 番 营 单 骑 盟 虜 忤 帝 女 绑 子 入 朝	205
第六十一回	定 秘 谋 元 舅 除 凶 窃 主 柄 强 藩 抗 命	207
第六十二回	贬 忠 州 刘 晏 冤 死 守 临 洺 张 仵 得 援	210
第六十三回	三 镇 连 兵 张 家 覆 祀 四 王 僭 号 朱 氏 主 盟	214
第六十四回	叱 逆 使 颜 真 卿 抗 节 击 叛 帅 段 秀 实 尽 忠	217
第六十五回	僭 帝 号 大 兴 逆 师 解 贼 围 下 诏 罪 已	221
第六十六回	趋 大 梁 德 宗 奔 命 战 贝 州 朱 滔 败 还	224
第六十七回	朱 泚 败 死 彭 原 城 李 晟 诱 诛 田 希 鉴	228
第六十八回	窦 桂 娘 密 谋 除 逆 尚 结 赞 狡 计 劫 盟	232
第六十九回	格 君 心 储 君 免 祸 释 主 怨 公 主 和 番	235
第 七 十 回	陆 敬 輿 斥 奸 忤 旨 韩 全 义 掩 败 为 功	238
第七十一回	王 叔 文 得 君 怙 宠 韦 执 谊 坐 党 贬 官	242
第七十二回	擒 刘 辟 戡 定 西 川 执 李 錡 荡 平 镇 海	246
第七十三回	讨 成 德 中 使 无 功 策 魏 博 名 相 定 议	249
第七十四回	贤 公 主 出 闺 循 妇 道 良 宰 辅 免 祸 见 阴 功	253
第七十五回	却 美 妓 渡 水 薄 郾 城 用 降 将 冒 雪 擒 元 济	255
第七十六回	谏 佛 骨 韩 愈 遭 贬 缚 逆 首 刘 悟 倒 戈	258
第七十七回	平 叛 逆 因 骄 致 祸 好 盘 游 拒 谏 饰 非	260
第七十八回	河 朔 再 乱 节 使 遭 戕 深 州 撤 围 侍 郎 申 命	263
第七十九回	裂 制 书 郭 太 后 叱 奸 信 卜 士 张 工 头 构 乱	266
第 八 十 回	蛊 敬 宗 逆 阉 肆 逆 屈 刘 蕡 名 士 埋 名	269
第八十一回	诛 叛 帅 朝 使 争 功 诬 相 臣 天 潢 坐 罪	272

第八十二回	嫉强藩杜牧作罪言 除逆阉李训施诡计	276
第八十三回	甘露败谋党人流血 钩垣坐镇都市弭兵	279
第八十四回	奉皇弟权阉矫旨 迎公主猛将建功	282
第八十五回	兴大军老成定议 堕狡计逆竖丧元	286
第八十六回	信方士药死唐武宗 立太叔窜毙李首相	290
第八十七回	复河陇边民入觐 立郛夔内竖争权	293
第八十八回	平浙东王式用智 失安南蔡袭尽忠	296
第八十九回	易猛将进克交阯城 得义友夹攻徐州贼	299
第九十回	斩庞勋始清叛孽 葬同昌备极奢华	303
第九十一回	曾元裕击斩王仙芝 李克用叛戮段文楚	306
第九十二回	镇淮南高骈纵寇 入关中黄巢称尊	309
第九十三回	奔成都误宠权阉 复长安追歼大盗	313
第九十四回	人陷阱幸脱上源驿 劫车驾急走大散关	317
第九十五回	襄王熅窜死河中 杨行密盗据淮甸	321
第九十六回	讨河东王师败绩 走山南阉党失机	325
第九十七回	三镇犯阙鞞毂震惊 一战成功邠宁戡定	328
第九十八回	占友妻张夫人进箴 挟兵威刘太监废帝	332
第九十九回	以乱易乱劫迁主驾 用毒攻毒尽杀宦官	335
第一百回	徙乘舆朱全忠行弑 移国祚昭宣帝亡唐	339



自序

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詎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

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舛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戌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帆（藩）自序于临江书舍。

桑麻无恙，鸡犬不惊，村夫野老散坐瓜棚豆架旁，笑谈大唐遗事，什么晋阳宫，什么凤凰山，什么摩天岭，什么薛仁贵征东，什么罗通扫北，什么巴骆和，什么宏碧缘，最出奇动人的，是盖苏文兴妖作怪，樊梨花倒海移山，唐三藏八十一难，孙悟空七十二变，说得天花乱坠，神怪迷离；其实是半真半假，若有若无。唉，我想这班村夫野老能识得几个字？能读过几句书？无非藉神社戏剧、茶肆盲词灌输一些见闻，借那闲着时候说长论短，谈古说今，自称为大唐人，戏述那大唐事。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多少版图？一股脑儿莫名其妙！甚且把神功妖法、子虚乌有等谈，信为真有，看似与国无害，与家无损，哪知恰有绝大关系。二十年前的义和团、红灯照，不曾说有齐天大圣附身、黄连圣母下世么？京津一带愚夫蠢妇，脑中记着唐乱话、西狗屁，遂以为古今一律，仙人间出，迷信得什么相似，终弄到联军入境，京邑为墟。看官试想，有益呢？无益呢？有损呢？无损呢？（谈仙说怪诸书多借唐事影射，故本编缘起，格外痛斥。）

小子就史论史，即唐叙唐，单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二百九十年的唐史，兴亡衰废，约略演述，已不下数十万言，看官恐已怕烦，要说甚神仙？谈甚鬼怪？本回是一个开场白，理应将唐朝本末总揭一段，譬如振衣提领、张网握纲一般。有了大关节目，然后按次叙下。（说部之须有楔子，即本此意。）

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汉、晋、宋清诸朝，自有专书交代，不必在本编声明。只“唐乌龟”三字，究作什么解？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唐朝开国时曾把晋阳宫内妃嫔取作侍姬，恐隋主要来问罪，没奈何拼死兴兵，一番大侥幸，竟得隋江山，登了大宝，划尽群雄，收拾海内二百九十三州，作为李氏私产。所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统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真是唐朝实事，并不是唐人虚谈，就是大唐人的名目，从此传闻海外。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太宗、高宗时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奸污弟妇，高宗皇后武则天天生性好淫，广置面首，嗣是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嗣是乃有倚势的宦官，嗣是乃有挟权的藩镇，内外交江，把那李氏的国脉一日一日断丧下来。

宦官、藩镇的祸崇与女宠因果相连，源流有自。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唐室宦官专政，自高力士始。）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安禄山兼领三镇，为唐室藩镇之所由始。）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政，此行彼效，你争我赛，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弑主，将弁可以逐帅，十军阿父，势焰薰天，（指田令孜。）三镇大臣，兵戈犯阙。（王行瑜，李茂贞，韩建。）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南面称尊的天子与傀儡相似，今日被人幽，明日被人劫，又明日被人废死，好一座锦绣江山，竟被那碭山朱阿三轻轻移夺了去。说将起来，煞是可怜！但总由列祖列宗贻谋未善，所以子子孙孙累得吃苦，岂不是自作自受么？

这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斩钉截铁，扫除枝叶。）

宗旨既明，请看正传。唐朝开国的始祖，姓李名渊，字叔德，系陇西成纪人氏，为西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东晋时暠据秦凉，自称为王，传子李歆，为北凉所灭。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仕西魏有功，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嗣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号为“八柱国”，殁封唐国公。子昉仕隋，袭封唐公。昉妻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因此文帝与昉，名为

君臣，实关姻娅。晒生子渊，体具三乳，日角龙庭，文帝尝称为不凡子，格外垂爱，（独孤姊妹俱贵，且各产皇帝，确是难得。）命复姓李。晒歿，令渊袭爵，历授谯、陇二州刺史。炀帝嗣位，升任太守，又召为殿前少监卫尉少卿；及炀帝征辽东，遣渊督运兵粮，接济军士。会楚公杨玄感（即隋故相杨素子，）起兵作乱，围攻东都。渊飞书奏闻，炀帝慌忙引还，命渊为弘化留守，备御玄感。既而玄感败死，渊留守如故，御下宽简，颇得众心。

先是隋政荒暴，谣逐日繁，后竟传入宫庭，炀帝也常有所闻。究是何等谣言？一说是：“桃李子，有天下。”一说是：“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蒲山公李宽子密，（即李弼曾孙。）曾因余荫入朝，授官左亲侍。炀帝见密额锐角方，目分黑白，遂说他顾眄非常，即令罢职。玄感发难，密实与谋，兵败后亡入瓦岗，往投翟让，也想援据谶语，称孤道寡。哪知真命天子别有一李，不是他的李姓。（也是汉刘歆之类。）炀帝既逐去李密，疑颍川公李浑，诬他谋反，杀身夷族，（真是冤枉。）一面添造龙舟，东巡西幸；旋闻李渊得将士心，疑忌起来，遣使至弘化传召李渊。渊因李浑被族，料知炀帝不怀好意，托词称疾，装着一副病容接见来使，且把许多黄白物作了程仪，洵他委婉覆命，但说是待病少痊，即当往朝行在。来使得了金银，乐得做个人情，到了行在，当然将李渊病重复旨了事。炀帝正恣意淫乐，也无心顾及，便搁置了好几个月。

会有渊甥王氏在后宫充役，为炀帝所见，不由记起前事，突问王氏道：“尔舅为什么好几月不来见朕？”王氏忙答道：“恐怕是病尚未愈，所以迟延。”炀帝微笑道：“索性死了，倒也好了。”说毕自去。王氏免不得写了密书，寄与李渊。渊不瞧犹可，瞧毕数行，顿惹得惊魂不定，左思右想，无法脱祸，只好再仗那阿堵物输送炀帝幸臣，自己纵酒韬晦，免人伺察。李渊方怀忧虑，偏有诏命下来，加授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令讨捕群盗。渊拜命乃发，进次龙门。适贼帅毋端儿率众数千来薄城下，经渊麾下数十骑控弦出击，贼前驱多仆，余众骇散。渊乘胜搜剿，连破余贼敬盘陀、柴保昌等，收降数万人。（出手便已胜人。）捷书驰报行宫，炀帝大悦，乃改拟北巡，启辇出雁门。冤冤相凑，来了一大队突厥兵，头目叫作始毕可汗，（可汗，系突厥主子称呼。）竟欲拦途掩击，劫夺乘舆。炀帝忙驰回雁门，据关自守。始毕可汗竟调集番兵数十万把雁门关围住，日夕攻扑，炀帝急传檄天下，遍令勤王。

屯卫将军云定兴应诏募兵，可巧有一将门种子到定兴军营报名入伍。此人便是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唐室江山全赖李世民造成，故先行提出。）世民母窦氏本是一个女中豪杰，父名毅，曾仕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窦女授读《女诫》、《列女传》等书。及隋高祖杨坚篡周，女慨然道：“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毅很自惊异，尝语公主道：“此女有奇相，且智识不凡，宜为她小心择婿。”乃就屏间画二孔雀，遇人求婚，先令试射，阴约中目，方将女许字。贵胄王孙争来角射，偏偏都不能达到目的。独李渊后至，连发二箭，一中左目，一中右目，因得成就了一段良缘。嗣生四男一女，长名建成，次子世民，又次名玄





霸，又次名元吉，一女适临汾人柴绍。世民生时有二龙戏跃门外，三日方去，途人相率称奇，母特加怜爱。越四年，有书生自称善相，进谒李渊，语渊道：“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渊乃召四子出见，书生独指世民道：“龙凤呈姿，天日露表，将来必居民上。此几年近二十，就能济世安民，愿公勿轻视哩！”书生辞去。渊恐书生泄语他人，遣人追蹊，并无下落，惊以为神，乃采“济世安民”一语作为次子的定名。世民才阅十余龄，已将古今兵法揣摩纯熟，复生成一副胆力，到处交游，轻财仗义。至炀帝被围雁门时，他年已十六岁了。（叙入世民，即插入突后故事，并将兄弟姊妹亦随手带过。）

云定兴见了世民，问过履历，已知他是名家子，更因他相貌魁奇，格外加敬。世民即献计道：“始毕倾国前来围攻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因敢猖獗至此。为我军计，应大张军容，布设旌旗数十里，连续不绝；就使到了夜间，亦必鸣钲击鼓，互相呼应。始毕闻我大举，必疑是援兵齐集，望风遁去。”定兴点首道：“这是一条疑兵计。今日正用得着！”（就定兴口中，叙出计名。）当下依计行事，果然始毕可汗解围自去，炀帝得安返东都。世民居定兴营中约有年余，并不见有什么赏典，但听得都下传闻，车驾又南幸江都，杀死几多谏官，不禁自叹：“主昏若此，我在此何为？”遂辞别定兴，仍然归里。会草泽英雄，乘着炀帝南幸，又复四起。李渊受诏为太原留守，世民即随父至任。有贼帅甄翟儿，自号“历山飞”，率悍目来攻太原。渊麾兵出击，深入贼阵，为贼所围。世民提弓跃马，只领健骑数十突围而入。贼众来阻，均被世民射退，阵势渐乱。渊乘机杀出，复招集步兵，与世民夹击贼众，杀得甄翟儿仓皇遁去，太原复安。

转瞬间又过一年，炀帝尚留驻江都，沉湎声色。四面八方的草头王陆续起来，竟把浩荡中原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自炀帝七年间起至十三年止，各路揭竿起事差不多有数十起，除杨玄感已见前文外，由小子臚述如下：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以上均自称帝。）朱粲起南阳。（自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自号楚王。）邵江海起岐州。（自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自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自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自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自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以上均自号吴王。）李密起巩。（自号魏公。）王德仁起邳。（自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自号博山公。）罗艺起幽州。左难当起泾。冯盎起高罗。（以上均自号总管。）梁师都起朔方。（自号大丞相。）孟海公起曹州。（自号录事。）周文举起淮阳。（自号柳叶军。）高开道起北平。张长凭起五原。周洮起上洛。杨士林起山南。徐圆朗起豫州。张善相起伊汝。王要汉起汴州。时德叟起尉氏。李义满起平陵。慕容顺起青莱。淳于难起文登。徐师顺起任城。蒋弘度起东海。王薄起齐郡。蒋善合起郛州。田留安起章邱。张青持起济北。臧君相起海州。殷恭邃起舒州。周法明起永安。苗海潮起永嘉。梅知岩起宣城。邓文进起广州。杨世略起循潮。冉安昌起巴东。宁长真起郁林。李軌起河西。（自号凉王。）萧铣起巴陵。（自号梁王。）

这数十起草头王，史册上留有名目，可以录述。此外尚有许多么麽小丑，东劫西掠，骚扰民间，实属纪不胜纪，史家总称为“群盗”。那久驻江都的隋炀帝还镇日里花天酒地，醉死梦生。一班献媚贡谀的杨家奴把各处警报匿不上闻，眼见得杨氏基业是朝不保夕了。

太原留守李渊目击时艰，时常愁叹；独世民别具志趣，只管倾身下士，结识几个眼前英雄，密图大举。晋阳令刘文静及官监裴寂，常与世民往来。文静器重世民，深自结纳，寂尚不以为然。会寂与文静同宿城楼，遥见境外烽火连天，不禁长叹：“身为穷官，复遭乱离，如何图存？”文静反微笑道：“时事可知。我两人果属同心，怕什么贫穷呢？”寂即转诘道：“刘大令有什么高见？”文静道：“乱世出英雄。你不见李公子世民么？”寂摇首道：“他虽有些才识，究竟是个少年，能成什么大事？”文静道：“此子虽属少年，却是个命世奇才，休得看错！”（眼力过人。）寂仍似信非信。越宿，有江都使持诏到来，宣示李渊，略称“李密叛乱，刘文静与密通婚，应该连坐，着即革职下狱”云云。渊即拘文静入狱。李世民急往探望，两下相见，世民代为叹惜。文静道：“今天下大乱，还有什么正当赏罚？除

非有汉高祖、光武帝等崛起世间，拨乱反正，或尚得善恶分明，没有冤死的好人。”世民勃然道：“君亦未免失言。难道今世必无异才，只恐肉眼未识真人！我来此探君，正欲与君共图大事。”文静鼓掌道：“好！我的眼力究属不弱！公子果具命世才，我当代筹良策。今天下大乱，群盗如毛，有真主出，正好收为己用，号令天下。太原百姓避盗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麾下复有数万兵士。就此乘虚入关，传檄四方，不出半年，就可成帝业了。”世民沉吟半晌，徐徐答道：“君言确是良策，但恐家父不从。”文静道：“这也不难。”说至此，与世民附耳寥寥数语，世民已经了解，便告别出狱，自去邀裴寂宴饮。寂颇使酒好博，世民既盛筵相待，复出私钱数万缗，与寂作樗蒲戏，故意输钱。寂兴高采烈，自是两情款洽，世民因以密谋相告。寂躊躇道：“尊公与我原系旧友，明言相劝，恐反见拒，看来只好暗渡陈仓哩！”世民道：“全仗大力。”寂答道：“且不必明言，缓日自当报命。”（文静嘱世民语已用虚写，及裴寂替世民划策，亦仍此法。）世民喜谢，寂即辞出。

隔了一日，设席晋阳宫，请李渊入宴。原来隋高祖初都长安，继在长安城东营一新城，名曰“大兴”。炀帝更营都洛阳，号为“东都”；后来四处游幸，各置行宫，晋阳宫就是行宫之一，宫中设有外监，正副各一人。（隋都、隋宫连类表明。）李渊留守太原兼领晋阳宫监，裴寂为副。此次寂请李渊入宴，渊以为责居监守，不妨赴席。寂殷勤迎接，入席坐定，当有美酒佳肴依次献奉。渊开怀畅饮，尽数大觥，已含五六分酒意。忽听得门帘一动，环珮声来，渊定睛一瞧，竟走进两个美人儿，生得十分佳丽，婷婷袅袅趋近席前，向渊参见，渊慌忙答礼。寂指引两美人左右分坐，重行劝酒。渊已酒醉糊涂，也不问明来历，一味儿乱喝，酩酊大醉，由两美人扶掖去睡。小子有诗叹道：

开樽幸接旧相知，更遇名花索笑时。

莫怪隋家浪天子，真人到此也迷离。

究竟李渊酒后，如何处置这两美人，且看下回续表。

首段总揭唐事，以女祸为第一条线，已将全唐二百九十年的大纲，笼括在内。入后叙李家父子，作两段分写，不致直捷无味。插叙四方乱事，出以简括。眉目甚清，一览了然。结末即接入晋阳宫事，标明女祸之开端。观此一回，已见得妙手经营，自成杼柚。虽曰小说，恰具大文，阅者勿视为寻常笔墨也。

唐史演义

第二回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却说李渊醉卧晋阳宫，由两美人侍寝；待酣睡多时，才觉有些醒悟，鼻中闻着一股异香，似兰似麝，当下揉开双眼一瞧，竟有两美人陪着，禁不住咄咄称怪。（是否开肉弄堂？）一对解语花低声柔气与他说明：“唐公休怪，这是裴副监的主张。”渊又问姓氏，一美人自称姓尹，一美人自称姓张，俱是宫眷。渊披衣跃起道：“宫闱贵人哪得同枕共寝？这是我该死了！”二美人忙劝慰道：“主上失德，南幸不回，各处已乱离得很。妾等非公保护，免不得遭人污戮。所以裴副监特嘱妾等早日托身，藉保生命。”（屠戮虽免，污辱已够。）渊频频摇头道：“这……这事岂可行得！”忙趋出寝门，复行数武，恰遇裴寂。渊将寂一把扯住，呼寂表字道：“玄真！你莫非要害死我吗？”寂笑道：“唐公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宫人很是小事，就是隋室江山，亦唾手可得。”渊忙答道：“你我都是杨氏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惹灭门大祸？”寂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隋主无道，四方逐鹿，晋阳城外差不多要作战场。明公手握重兵，令郎阴储士马，何不乘时起义，吊民伐罪，经营帝业哩！”渊嗫嚅道：“我世受国恩，不敢变志。”寂尚欲再言，忽有一卒人报：“突厥兵到马邑，请留守大人速回署发兵，截击外



寇！”渊匆匆走回。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已经待着，当由渊与两人共议，决遣高君雅领兵万人出援马邑。高君雅领命去讫。

渊回忆晋阳宫事，好几日寝食不安。旋接马邑军报，太守王仁恭出战不利，高君雅与战亦败。渊退入内室，呆呆独坐。突有一少年驰入，开口白渊道：“大人不亟筹良策，尚待何时？”渊连忙审视，乃是次子世民，便回问：“你有什么计？”世民悄语道：“天下大乱，朝不保暮。大人若再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祸至无日了！不若顺民心，兴义师，还可转祸为福呢！”渊忿然道：“你怎得胡言！我当拿你自首，先告县官，免得牵累。”世民道：“儿观天时人事，已到这个地步，所以敢发此议。大人必欲将儿拿送，儿亦不敢辞死。”渊叹道：“我岂真没有父子情，忍心告发，置你死地？但你慎勿轻言！”（心已动了。）世民乃趋出。越日，寇警益急，世民复入室劝父道：“今盗贼日繁，几遍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试思贼可尽灭么？贼不能尽，终难免罪。况世人盛传李氏当兴，致遭上忌，郿公李浑并无罪孽，身诛族夷。大人果尽灭贼，恐功高不赏，益促危亡。儿辗转筹思，只有昨日的计议尚可救祸，愿大人勿疑！”渊从容语道：“我昨夜细思，你言亦颇有理。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化家为国，亦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但家属尚在河东，此事不应速发，还当从缓为是。”世民道：“大人既已决定，家属即着妥人去接便了。”渊点头示意。世民出室，自去着妥人驰赴河东。

正在悄悄地安排的时候，那江都复有消息传来，吓得李渊魂不附体。原来炀帝因渊不能御寇，特遣使至太原，逮渊问罪。渊不胜危急，乃召副官监裴寂及次子世民入商。寂进言道：“我前日劝导明公，正防此祸。目下事已急迫，何待躊躇？古人言：‘先发制人，后发被人所制。’请明公三思！”世民接口道：“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试想偏裨失律，遽罪主帅，这种国法何时制定？上既乱法，下亦何必守法！”渊喟然道：“倘或弄巧反拙，为之奈何？”寂又应声道：“这可无虑！晋阳士马精强，公又蓄积巨万，借此举事，何患不成？就是代王侑留守关中，（代王侑系隋炀帝之孙。）年龄尚是幼冲，关陇豪杰正思择主而事。公若鼓行而西，抚有群豪，取关中正如拾芥，奈何甘受拘囚，自去就死呢？”渊尚迟疑未决，寂复逼进一层道：“前寂令宫人侍公，二公子已恐事觉并诛，时常戒备；今又为了寇警，拘公问罪。倘两罪并发，寂死不足惜，公不要全族诛夷么？”一席话说得李渊死心塌地，决计发难。俄闻钦使已到，他即推说重病，只着属官邀使入廨暂住，俟病稍瘥，开读诏旨。来使因李渊手握兵权，不便违拗。渊与世民等密行部署，意欲杀使祭旗，指日出发。适江都又传赦诏，令渊照旧供职，带罪图功。渊乃出接诏书，款待前后使臣，厚赈去讫。（前使不知为谁？总算幸保性命。）渊稍稍放心，因复延宕了好几日，（实在无用。）

裴寂及世民随时催促，乃复提议大事。世民保举刘文静可参赞兵谋，因潜召文静出狱。文静见了李渊，献上一计，乃是诈为制敕，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民，凡年二十以上，均应当兵，东征高丽。这道矫诏发将下去，民心怨苦异常，恨不得隋朝皇帝即日猝去。既而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世民又入语渊道：“大人身为留守，乃令盗贼窃据离宫，不亟起事，大祸就要临身了。”渊接口道：“正为家属未到，尚在迟疑。”世民道：“家眷闻已启程，想是即可到。目下事在燃眉，须赶紧布置方好哩！”渊皱眉道：“恐怕兵力未足，一时不能起事。”世民与渊附耳数语，渊随口称善。计划已定，即召集将佐议事。王威以下统行到来。渊升帐宣词道：“刘武周僭据汾阳宫，我辈不能往讨，罪当族灭，如何是好？”王威等均再拜道：“惟留守命。”渊复道：“朝廷用兵，例须禀白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远不济急，进退两难，所以我也不能决议。”威等齐声道：“公位兼亲贤，应与国同休戚。若必俟奏报，恐误事机。目前总以讨贼为要策，一切举措，何妨自专？但叫贼焰能平，主上亦不至加罪。”（是要你等说此语。）渊佯作沉吟，半晌方答道：“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专擅了。但突厥未退，武周又来，兵分力少，应即添募为是。”威等齐声道：“这是今日第一要策。”渊又道：“刘文静作令有年，应知此间豪士。我想今日募兵，非他不可，须暂时将他释狱，令充此任，可好么？”众齐声称善。渊即飭人召入刘文静，嘱令开局募兵，随令王威等暂退，静待后命。

威等退去，渊复命池阳人刘弘基及洛阳人孙顺德，协同文静募兵。王威等闻了此令，不免疑

议。这刘弘基曾做过右勋侍，长孙顺德也做过右勋卫。他二人本在炀帝左右，只因炀帝出征辽东，二人不愿随行，亡命晋阳，暂作寓客。就中还有一段嫌疑，李世民的妻室是故骁卫将军长孙晟女儿，顺德是晟的族弟，此次令帮同募兵，显有形迹可疑。（世民妻长孙氏亦就此带叙。）且陆续募入的兵士，即归他二人统带，并不见派属他将。王威越加疑忌，遂去问行军司铠武士获。士获系文水人，本是李渊心腹，曾劝渊兴兵举义。威偏问及了他，士获当然代辩。威复道：“他事不必论，顺德、弘基是朝廷逃犯，奈何令他统兵？我意欲把他按治。”士获道：“两人皆唐公门客，若把他按治，唐公必出来反对，岂不是自寻烦恼？”威闻言色沮，乃不敢生异。适高君雅回城乞援，威与君雅相见，密谈疑窦。君雅亦谓事有可疑，应相机讨渊。会晋阳遇旱，渊拟至晋祠祷雨。威遂与君雅定计除渊，因兵士多辖渊麾下，乃囑令晋阳乡长刘世龙招集乡兵，埋伏祠中，为刺渊计。世龙暗告李渊。渊召世民入议，世民道：“这两人死期至了！儿正要除此两人，他却自来寻死。”遂与渊定下密议。翌晨渊至莅事堂，邀王威、高君雅共坐视事。忽开阳府司马刘政会驰入告密。渊以目示王威，令取状审视。威即命政会呈状，政会抗声道：“所告系副留守事，惟唐公可以取阅。”渊佯作惊讶：“有这等事？”乃顾政会取状，但见状上写着“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人寇”等语。渊即递示王威。（恶极！）威不待阅毕，便攘袂大诟道：“何等叛徒，敢来构陷我两人？”渊冷笑道：“叛徒不叛徒，问你两人便知。”威与君雅知事不妙，即联袂下堂；才经出门，外面已环绕兵士，有一束发金冠的少年戎服跨马，指挥三吏，立将他二人拿下送狱。这少年便是李世民，三吏便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好像缚鸡般容易。）

又越两日，突厥兵数万人果入寇晋阳。渊令裴寂等分头埋伏，竟大开四面城门，洞澈内外。（又是个计中计。）突厥兵驰入外郭，见内城也是大开，相顾错愕，哗噪了好多时，竟出郭而去。渊将王威、高君雅缚至市曹，号令军民：“召寇攻城，即此两人！尔等以为当斩否？”军民信为实事，哪个不说是该斩？一声号炮，两个血淋淋的首级堕落地上。（想是命中注定，应该枭首。）已而突厥兵复来攻城，渊遣部将王康达等率千余骑出战，全军尽覆。世民想了一计，夜遣将士潜行出城，待至天晓，却张旗鸣鼓，喊呐前来。突厥兵疑为援兵，竟尔退走。城外居民或被掠取，城内却不损分毫，军民相率欢慰；李氏父子，也自觉放下忧怀。

还有一种可喜的事情，李氏家眷统从河东到来。时窦夫人已歿，所有渊妾万氏以下及子建成、元吉等，一并进谒；连女夫柴绍也随同人见。一堂聚首，相对言欢。只三子玄霸在籍病夭，又有渊妾万氏子智云途中失散，存亡未卜，欢聚中尚带三分悲悼。渊问柴绍如何同至，绍答道：“小婿寄寓长安，备官千牛，（刀名。隋东宫官佩刀，侍卫太子。）因得二舅兄密书，促婿至此，所以奉召前来。途次适遇岳家眷属，幸得随行。”渊忙问：“我女可同来否？”绍答言未至，渊乃顾世民道：“为何不邀你姊同来？”绍从旁代答道：“令媛谓不便同行，自有妙计脱祸。”（柴绍平生履历及舍妻来晋之故，均由此叙明。）渊道：“这也罢了。但我子智云，年仅十余，此次失去，不知如何下落。”绍劝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世民即进议道：“家眷已至，大事待行。须速议出兵，掩人不备，迟恐有变！”渊乃召集刘文静、裴寂等，共议出兵方法。文静道：“今日要策，莫若先通好突厥，然后举兵。”世民道：“这也是权宜办法。”乃由文静撰一草启，略言“目下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详见下文。）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惟大汗是命”等语。草启既成，复由渊亲自录写，即遣文静为使，驰赴突厥。渊整军以待，暇时即忆念智云，屡遣人往河东探听下落。嗣接使人返报，智云被官吏执送长安，为留守阴世师所害，渊不禁大恸。裴寂等统来劝解，渊含泪道：“玄霸幼慧，阅年十六，一病告终。这尚是命中注定。智云颇善骑射，兼能书奕，年比玄霸尚小二岁，不意为吏所捕，惨遭杀戮。我志未遂，我儿先死，岂非大痛？”言下垂泪不止。（俗小说中谓玄霸为第一条好汉，无非随笔捏造，不值一噱。）

忽报刘文静自突厥归来，道：“突厥主始皆可汗谓唐公自为天子，方出兵马相助。”寂道：“突厥且愿唐公为帝，大事成了！”渊转悲为喜，口中却再三推托。寂复言：“时不可失，机宜亟乘。”文



静亦道：“今义兵虽集，戎马尚少。胡兵非我急需，胡马却要待用。若稽延不报，恐突厥一有悔意，便失臂助。”渊又道：“诸君且更求次策。”寂复道：“不若尊今上为太上皇，别立代王为帝，安定隋室，一面移檄郡县，改易旗帜，阳示突厥有更新意，免他滋疑。”渊微哂道：“这乃所谓掩耳盗铃！事已至此，也顾不得许多了。”乃再令文静往报，约与突厥共定京师，土地归唐公，子女玉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先遣使至晋阳，馈马千匹。渊贻书突厥，竟至自称“外臣”，虽是暂时卑屈，终不免一种国耻。（大声发愤。）

且说李渊连结突厥，传檄各处，自号“义兵”。西河郡丞高德儒拒命不受，渊乃命建成、世民率兵攻西河。世民与士卒同甘苦，秋毫无犯，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高德儒闭门拒守。世民督众猛攻，自为前驱，冒险登城。建成继进，将全城攻陷，拿住高德儒斩首示众，外此不戮一人，百姓各安旧业。建成、世民还晋阳，往返只阅九日。渊大悦道：“如此行兵，虽横行天下，亦不难了！”因决意入关，再行募兵，复开仓赈济贫民，老弱领粮，丁壮入伍。裴寂等上渊尊号，称为“大将军”，开府置官，命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且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及崔善、张道源为户曹，姜謩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王长谐、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此外，文武各属，量才授任。授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世民为敦煌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均得辟置官属。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咨议，刘瞻领西河守。部署粗定，各有专司。长史裴寂，把晋阳官积粟移送大将军府，得九百万斛；又有杂彩五百匹，铠鍪四十万副，也一并移交。且将尹、张两美人以下宫女五百名，尽遣至军府内服役。是年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新秋，天气初凉，金风拂暑，（百忙中叙入时景。）李渊亲率甲士三万，出发太原，留子元吉守晋阳宫，建成、世民等从行，誓众移檄，统说是尊立代王；行至中途，前队探卒来报，隋郎将宋老生及将军屈突通，奉代王侑命，分兵抗拒。屈突通留驻河东，宋老生已领兵到霍邑。（李渊要尊立代王，代王反遣将拒渊。）李渊道：“且进兵霍邑，再作计较！”于是各军扬镳再进。小子有诗咏道：

汉祖突兴丰沛甲，唐公奋起晋阳戈。

只因近邑兼臣虏，不及刘家天子多。

欲知后来情形，容待下回再详。

李渊发兵，非出本心，世民请之，裴寂劫之，强而后应。王威、高君雅，本庸碌徒，诱而杀之，因属易事。刘文静使突厥，外略内详，繁简得当。盖小说之足动人目，全赖用笔曲折，不涉芜衍；否则依事补叙，味同嚼蜡，亦何若返观正史之为得乎？若文笔不足醒目，反凭虚臆造，假为勇力乱神之说以惑世，是尤为荒谬无稽，有乖正义，明眼人固不值一盼也。

唐史演义

第三回

【攻霍邑阵斩宋老生 入长安拥立代王侑】

却说晋阳兵士奉命再进，距霍邑约五十里，适值大雨滂沱，只得就贾胡堡驻扎。偏偏一雨数日，眼见得大家坐食无法进行。李渊恐军粮食尽，遣府佐沈叔安还赴太原，再运一月粮济师。叔安领命前去。渊日夜望晴，心中焦烦。忽由军校呈入檄文，文中首二句是：“魏公李密谨以大义布告天下。”不由失声道：“李密也来起义么？”再瞧将下去，是历数炀帝十罪，后文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愿择有德以为天下君，仗义讨贼，共安天下”等语。（第述檄文中首尾等语，独将炀帝十罪略去。）再看文末署年月日，乃是永平元年五月某日，复自语道：“好大的胆量！”语未毕，见世民趋入，乃将檄文递示。世民览毕，随即禀白道：“儿闻李密略取河洛，由瓦岗寨盗翟让

等奉他为主，自称魏公，有众数十万。为我军计，不如暂与联络，免得东顾。”渊令温大雅作书约密，联为同盟。未几，即由去使赍还复书，略云：

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维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兄果不弃，俯如所请，望即率步骑数千，亲临河内，面结盟约，共事征诛，则不胜幸甚！

渊笑道：“狂妄极了！”复召世民入商，且与语道：“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以定约。我方有事关中，若遽与绝交，反至更生一敌；不如卑词推奖，令他志骄气盈，为我塞住河洛，牵缀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看他鹬蚌相争，坐收渔翁厚利，也不为迟呢！”世民喜道：“此计甚妙，就照此致复吧！”（我亦谓是妙计，但李渊前日，并未闻出一策。此次得此良法，想是福至心灵。）乃再令温大雅复书道：

渊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谨此致覆！

大雅写好复书，遣人持去。世民道：“此书一去，李密必专意图隋，我可无东顾忧了。”嗣得去使返报，果然李密得书，夸示将佐，渊愈觉放心。不意探骑突来急报，说是刘武周约同突厥，将乘虚袭击晋阳。（又是一波。）渊叹道：“看来时尚未至，只好赶紧北还。”乃与裴寂等商定行止。寂亦谓隋兵尚强，未易猝下，李密奸谋难测，刘武周惟利是图，不如还救根本，再图后举。渊即议定翌日还军。时世民正出外巡迳，忽闻有还军消息，即返营问明，果有此事，忙入问渊何故还军，渊略述缘由，且言：“粮食将尽，势难逗留。”世民劝阻道：“今禾菽遍野，何患乏粮？隋将宋老生素性轻躁，一鼓可擒。李密顾恋洛口，无暇远略。刘武周外附突厥，内实相猜，渠虽远利太原，怎能近忘马邑？况突厥新与我和，亦未必即日败盟。此种传闻，不应轻信。大人创兴大义，理应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即欲班师，恐从义诸徒一朝解体，大事从此去了！”（是极。）渊摇首道：“倘晋阳有失，岂不是无家可归？我决意回去！”遂促令整装。世民出见建成，拟邀同谏阻。建成道：“我意亦不欲速归，但看来是不能中阻。”世民见料建成无心入谏，复转商诸裴寂等人，皆谓不如归去。世民拟再进谏，趋入后营，为李渊亲卒阻住，只说大将军已就寝了。世民悲愤填胸，忍不住痛哭起来。渊闻有哭声，才召世民入问。世民呜咽道：“兵以义动，有进无退。进即生，退即死，怎得不哭？”渊复问何为致死，世民道：“行军全仗锐气，一旦退还，锐气消灭，大家溃散。敌人乘我后路追击，我已瓦解土崩，如何对仗？岂不是束手待毙么？”（理解甚明。）渊亦颇悔悟，叹道：“左军已发，奈何？”世民道：“左军想尚去不远，儿愿往追回。”渊笑道：“成败由汝，汝便去追回吧！”世民欣然趋出，即与建成带轻骑夤夜追回左军。

越两日，沈叔安运粮亦至。老天做美，雾散云消，展开一道日光。渊命军士曝甲整械，径趋霍邑。宋老生固守不出，建成、世民引数十骑至城下，令军士辱骂老生。（明是挑战。）老生开城出战。渊率百骑驰至，亟令殷开山催召后军，后军如召而至。渊欲令军士先食后战，世民道：“敌军已出，亟应掩击，且灭此再食吧！”渊乃与建成列阵城东，世民列阵城南。城内隋兵自东门驰出，渊率建成迎头拦杀。隋兵一拥而上，反将渊军逼退数步。亏得柴绍跃出阵中，挥众力战，才得支持。宋老生出南门，径趋城东，夹击渊军。世民正在南原观战，亟与军头段志玄从高原驰下，冲击老生背后，老生只好回马交锋。世民争先杀敌，连毙数十人，漂血满袖，两刀皆缺；再洒袖易刀，跃马向前。段志玄等紧随马后，拼命奋斗，一当十，十当百，杀得隋军人仰马翻。世民令军士传呼：“宋老生已擒住了！隋军何不速降？”此时城东隋军正与渊军未分胜负，猛闻主将被获，忙退兵回城，渊趁势进逼。隋兵收入城中，竟将城阖住。宋老生进退无路，欲回南门，被世民截住；欲转东门，被渊与建成截着。老生自知穷蹙，